

43.233

C12

-48

43.233

C12

38



论新诗现代化

袁可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T 207.25

责任编辑：苑兴华
封面设计：庄凌

论新诗现代化
LUN XINSHI XIANDAIHUA

袁可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 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52,000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0

定价1.90元

ISBN7—108—00044--X/I·13

目 录

自序	1
新诗现代化	3
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	10
新诗戏剧化	21
谈戏剧主义	30
诗与民主	40
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	52
对于诗的迷信	57
诗与主题	69
诗与意义	82
诗与晦涩	91
我的文学观	101
“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	112
诗底道路	125
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	127

批评相对论	134
批评的艺术	143
批评漫步	157
批评与民主	167
当前批评的任务	173
我们底难题	179
从分析到综合	190
综合与混合	200
漫谈感伤	206
诗的新方向(书评)	219
《托·史·艾略特研究》(书评)	224
《新写作》(书评)	228
附 录	
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	蓝棣之 232

自序

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底，我在北京大学西方语文学系任助教期间，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新诗的评论文字，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和《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报刊发表。这本小书就是从中选出的二十六篇评论文字的结集，按大体性质分六个部分编排。

我是把这本青年时代（25—27岁）的习作选，做为一种四十年代末期新文学的历史资料提供给读者的。既是历史资料，就要力求存真。事过四十年，回过头来重读一遍，觉得其中有不少是幼稚的错误的观点，但也不无可资参考和探讨的意见。这些自然最好请读者自己来分析和判断。

那个时期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在国统区文艺界，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相当流行。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自有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但这种观点也确实导致了一些流弊。我在许多文章中指陈这些弊端，就诗与政治、诗与生活、诗与现实、诗与民主、诗与主题、诗与意义等问题作了论述，所言虽多有偏颇，似还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价值。

我当时的根本立场是超阶级的“人的文学”的立场，对“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和创作都缺乏全面的理解。我不认识“人民的文学”的根本意义和重大成就，也不了解它的内部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在指陈流弊时，不少地方失之偏激，大有把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盲目情绪。在对待西方现代诗派和批评理论上，我处处引述它们的主张来支持自己的论据，对它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和某些片面见解，视而不见，毫无批判，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这本小书能够印出来，除了托福于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外，我得感谢许多文艺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老师和朋友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当年鼓励我写作、并亲手为我发表习作的前辈著名作家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先生以及《九叶集》的诗友们；我也要感谢出版家范用同志，由于他的建议，我才着手编这本集子的；我更要感谢中年评论家蓝棣之同志为本集撰写评论文章，并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四位研究生和同学——刘勇、陈雷、刘莉、焦俭同志——在酷热的夏天跑图书馆查找这些文章并加以复制，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热情支持，这本书是出不来的。

袁可嘉

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

新诗现代化

——新传统的寻求

四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新诗，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要了解这一现代化倾向的实质与意义，我们必先对现代西洋诗的实质与意义有个轮廓认识；关于这方面的介绍评论，国内已渐渐有人注意，笔者亦屡曾提及，此处不多唠叨；我们为行文方便，只能径以结论方式对现代西洋诗歌作下述描写：无论在诗歌批评，诗作的主题意识与表现方法三方面，现代诗歌都显出高度综合的性质；批评以立恰慈的著作为核心，有“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的提出；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而在对舍此以外的任何虚幻的（如艺术为艺术的学说）或具体的（如以艺术为政争工具的说法）目的的服役，因此在心理分析的科学事实之下，一切来自不同方向但同样属于限制艺术活动的企图都立地粉碎；艺术与宗教、道德、科学、政治都重新建立平行的密切联系，而否定任何主奴的隶属关系及相对而不相成的旧有观念，这是综合批评的要旨；另一方面表现在现代诗人作品中突

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传统与当前的渗透，“大记忆”的有效启用，抽象思维与敏锐感觉的浑然不分，轻松严肃诸因素的陪衬烘托，以及现代神话、现代诗剧所清晰呈现的对现代人生、文化的综合尝试都与批评理论所指出的方向同步齐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短句作为结论的结论，则我们似可说，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基于这个粗线条的轮廓认识，并参证于少数新诗现代化尝试者的诗作，我们已进入正确地分析其实质，了解其意义的有利境地；他们的试验在一切涵义穷尽以后，有力代表改变旧有感性的革命号召；这一感性革命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读过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作品的人们应该毫无困难地想起它的先例；但卞诗中传统感性与象征手法的有效配合及冯至先生更富现代意味的《十四行集》都遭过一切改革者在面对庸俗、浮浅、偷懒的人们时所必不可少避免的反抗阻力；目前的感性改革者则显然企图有一个新的出发点，批判地接受内外来的新的影响，为现代化这一运动作进一步的努力。

就眼前作品所得窥知，我们发现隐在这个改革行动后面的理论原则至少有下述七点：

一、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如一般论者持作为雄辩武器而常忽略其真正涵义，诗是生活（或生命）型式表现于语言型式，它的取材既来自广大深沉的生活经验的领域，而现代人生

又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因此这一自我限制的欲望不唯影响他作品的价值，而且更严重地损害个别生命的可贵意义；但这样说显然并不等于主张诗是政治的武器或宣传的工具，其截然不同恰类似存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与“人全为理性驱使”二个命题间的严格区分。骚然哗然的诗是宣传论者应该了解那个看法对诗本身的限制及生命全体的抽空压缩的严重程度正与与之相对的另一极端的见解（“为艺术而艺术”）无丝毫轩轾可分。

二、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但同样地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底实质：本原则的前半叙述似已为一般读者作者所熟知接受，我们不妨一笔提过而直接考虑诗之艺术的特质；如众所周知，各种不同的艺术类别除必然分担一般艺术的共同性以外，还必须有独特的个性；旧日对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区分即从此基本观念出发，诗歌作为艺术也自有其特定的要求；诗作者必先满足这些内生的先天的必要条件，始足言自我表现，这也就是在约制中求自由，屈服中求克服的艺术创造的真实意义；这里我们自无须企图穷尽地列举诗艺的构成因素，我们只要想及诗中意境创造、意象形成、辞藻锤炼、节奏呼应等极度复杂奥妙的有机综合过程，就不难了解诗艺实

质所包含对作者的强烈反叛、抵抗的意味，及一位诗作者在遭遇这些阻力时所必须付与的耐心与训练，诚挚与坚毅；如果我们根本否认诗艺的特质或不当地贬低它的作用意义，则在出发基点，作者已坦白接受击败自己的命运；其作品之不成为作品既在意中，其对人生价值的推广加深更是空中楼阁，百分之百骗人欺己的自我期许。

三、诗篇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而无所求于任何迹近虚构的外加意义，或一种投票 = 畅销的形式；因此这个批评的考验必然包含作者寄托于诗篇的经验价值的有效表现，也即是依赖作品从内生而外现的综合效果；一句话说完，我们的批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而非作者的人格；诗篇的人格虽终究不过是作者人格部分的外现，但在诗篇接受批评时二者的分别十分显明，似不待深论。浅言之，人好未必诗也好。

四、绝对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的相对相成，有机综合，但绝对否定上述诸对称模型中任何一种或几种质素的独占独裁，放逐全体；这种认识一方面植基于“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分析，一方面亦自个人读书作人的经验取得支持，且特别重视正确意义上自我意识的扩大加深所必然奋力追求的浑然一片的和谐协调。

五、在艺术媒剂的应用上，绝对肯定日常语言，会话节奏的可用性但绝对否定目前流行的庸俗浮浅曲解原意的“散文化”；现代诗人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

目的显在二者内蓄的丰富，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作为创造最大量意识活动的工具；一度以解放自居的散文化及自由诗更不是鼓励无政府状态的诗篇结构或不负责任，逃避工作的借口。

六、绝对承认诗有各种不同的诗，有其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但绝对否认好诗坏诗，是诗非诗的不可分，也即是说这是极度容忍的文学观，但决不容忍坏艺术，假艺术，非艺术；我们取舍评价的最后标准是：“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非纯粹的文学标准所可决定，但它是否为文学作品则可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艾略特）

七、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

为配合这一现代化运动的展开，新的文学批评必须克尽职责；它必须从新的批评角度用新的批评语言对古代诗歌——我们的宝藏——予以重新估价，指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分析其决不仅是否定的伟大价值；它必须对目前的流行倾向详作批评，指明其生机与危机；它更必须对广泛的现代西洋文学善尽批评介绍译述的任务。

更重要的自然是真正现代化作品的产生，只有创作成果的出现才足以肯定前述的理论原则的正确与意义，否则终不免沦为荒唐幻想，自我陶醉；这显然有待这一倾向作者

的自觉的努力，担当伟大的寂寞与严肃的工作；我们似已亲切感觉反抗阻力的来源与性质，多少人赢得世界而失去灵魂，愿这些作者宁可失去世界而誓必拯救灵魂。

上面的说明都不免略嫌抽象；结文时我们似不妨举出一个实例以作印证，并可进而触及技巧上一些特点；可作例诗中的一个是穆旦《时感》（见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二月八日）中的一首：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它说：我们并不美丽，但我们不再欺骗，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当多年的苦难为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空虚，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人类的祖先，

还要在这无名的黑暗里开辟起，

而在这起点却积压着多年的耻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

这首短诗所表达的是最现实不过，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沉痛心情，但作者并不采取痛哭怒号的流行形式，反而为伤感的抒泄；他却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揉合为一个诚挚的控诉。仔细分析起来，作为主题的“绝望里期待希望，希望中见出绝望”的两支相反相成的思想主流在每一节里都交互环锁，层层渗透；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每一节有二句表示“希望”，另二句则是“绝望”的反问反击，因此“希望”就益发迫切，“绝望”也更显真实，而这一控诉的沉痛、委婉也始得全盘流露，具有压倒的强烈程度，末句“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似是全诗中最好的一行，它不仅含义丰富，具有综合效果，无疑有笔者在他处曾经说过的“结晶”的价值。

这诗里现实、玄学、象征的综合情形似过于明显，可信托于读者自己，这在意象比喻的特殊结构上尤可清晰见出；这样的诗不仅使我们有情绪上的感染震动，更刺激思想活力；在文字节奏上的弹性与韧性更不用说是现代诗的一大特色。

原载 1947 年 3 月 30 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

——技术诸平面的透视

在前一篇论及新诗现代化的小文里，笔者曾经粗枝大叶地叙述过逐渐涌起于文学地平线之前诗歌气候新的转变；当时只着眼隐匿在这个转变后面个人所能发现并可印证的认识原则，尤其是通过它与流行的浪漫现实混合倾向的对照角度所见到的粗粗轮廓；文中所说既多涉及原则理论，自难免空洞抽象之嫌，这里笔者想再就比较具体的技术运用作一初步分析，也许可为一般读者略增心理准备，更批判地辨认并接近这正在进行的感性改革。

“一种文体，一种节奏，要想有意义，必须同时包含一种有意义的心智活动，而且必须产生一种新内容对于新形势的需求”，这句话验之文学史固百无一爽，如运用于眼前的例子，更给我们十分亲切的感觉；如笔者在前文指出，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我们对于此点的反复陈述只在说明新诗现代化所内涵的比徒眩新奇、徒趋时尚更广，更深，更重的意义；它不仅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即说它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似亦不

过。

新形式既产生自新内容的要求，我们对于技术诸平面的分析自必以其来源为出发点，作归宿地；我们曾一度提过，现代诗人从事创作所遭遇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在种种艺术媒介的先天限制之中，恰当而有效地传达最大量的经验活动；过去如此丰富，眼前如此复杂，将来又奇异地充满可能；历史，记忆，智慧，宗教，对于现实世界的感觉思维，众生苦乐，个人爱憎，无不要想在一个新的综合里透露些许消息；舍弃他们等于舍弃生命，毫无选择地混淆一片又非艺术许可；在这种压力之下，已经证明有效的两种手法是极度地扩展与极度的凝缩；前者表现于乔伊斯在《尤力西斯》中以二十五万字的篇幅写一天平常生活，后者则以艾略特寥寥四百行反映整个现代文明，人生，社会的《荒原》为杰出的例证；扩展与凝缩虽表明两个绝对相反的方向，但同样地依赖文字通过声音、节奏、意象所能引致的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几无穷尽的联想作用，相对于概念逻辑的想象逻辑的发现，及琐事细节对于全体结构功效的认识；这些我们都无须深论，因为我们眼前还没有如是细致复杂的作品可充例证；我们重视的是运用语言时强调引致与联想的一般性质。

在作进一步的分析以前，让我们读一读引自杜运燮《诗四十首》中笔者认为最足以代表现代化倾向的二首短诗：

今夜我忽然发现

树有另一种美丽：
它为我撑起一面
蓝色纯净的天空；

零乱的叶与叶中间，
争长着玲珑的星子，
落叶的秃枝挑着
最圆最圆的金月。

叶片飘然飞下来，
仿佛远方的面孔，
一到地面发出“杀”，
我才听见絮语的风。

风从远处村里来，
带着质朴的羞涩；
狗伤风了，人多仇恨，
牛群相偎着颤栗。

两只幽默的黑鸟，
不绝地学人打鼾，
忽然又大笑一声，
飞入朦胧的深山。

多少热心的小虫，
以为我是个知音，
奏起所有的新曲，
悲观得令我伤心。

“吉普”在我的枕旁，
枪也在衣裤也在，
他们麻木的沉默，
但我不嫌那种忠实。①

夜深了，心沉得深，
深处究竟比较冷，
压力大，心觉得疼，
想变做雄鸡大叫几声。

——《露营》

年龄没有减少，
你女性的魔力，
忠实的纯洁爱情，
(看遍地梦的眼睛)
今夜的一如古昔。

① 此段后被作者删去，见《九叶集》，74页，《夜》。